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盛夏讀書記

辛宇恆

老屋深處有間偏房，祖母嫌其髒亂，怕惹病氣，平日鎖著，成了我們小孩子的「禁地」。偏是那屋裡的舊書櫃，像藏著什麼寶貝，總勾著我的魂兒，忍不住要溜進去探個究竟。

門軸吱呀一響，一股陳年的味道便迎了出來。塵埃在斜射的光柱裡浮游，不緊不慢。書櫃上的書，靜默著，彷彿站了許多年。

多是些古舊的本子，紙頁黃脆，有《三希堂法帖》的拓本墨影，也有講相馬、算卦的雜書，字裡行間透著一股子玄乎勁兒。

伸手去抽，灰塵簌簌地落，像光陰抖落的碎屑。

書是舊的，帶著時間的份量。我小心地翻開，紙頁脆得幾乎不敢碰。那些算卦的書，卦象圖識，看得似懂非懂；卻也覺出古人對著蒼茫世事的揣摩與敬畏。就在這蒙塵的「禁地」裡，讀書的趣味反倒悄悄滋長起來，像一泓清泉，淌過心坎，把外頭的煩囂都隔開了。

有時讀得入神，便生出些癡想：若是雨天在此，簷溜敲窗，雨點濺在書頁上，涸開墨痕，大約連天在下雨也忘了；若是在船上讀，船身輕晃，便成了翻書的節奏，水聲潺潺，更添幾分意境。這屋子的雜亂，在旁人眼裡是千百樣不便，于我卻

成了一道秘徑，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鑰匙。

此間靜得很，有種自在的光景。每次翻動書頁，都攪起一小片塵霧，我不以為意。只覺得那些書頁後頭，彷彿站著許多舊人，等著被喚醒。後來，我索性一擦擦將書搬出屋外，攤在夏日的驕陽下曝曬。陽光給書頁鍍了層薄金，灰塵在光裡跳舞，亮晶晶的，倒像是歲月自個兒在發光。

夏日溽暑難當，躲進這塵封的屋子，反得一片清涼。窗外蟬鳴聒噪，屋裡卻靜。遇著落雨，便蜷在角落，聽雨點敲打窗櫺，沙沙的，正好伴著翻書的聲響。陽光從窗隙擠進來，落在書頁上，映出一小片亮斑，引著字句前行。

讀書自然不是總那麼愜意。灰塵嗆人，蛛網偶掛，舊紙的氣味也濃。可這些小小的「磨礪」，反讓這讀書的滋味更足。每翻開一本，都像推開一扇未知的門，與古人對坐，聽他們絮語，悲喜憂樂，智慧愚鈍，都浸在紙墨裡了。

這個夏天，在這舊屋消磨，漸漸明白：讀書的樂子，原不在于屋子多麼亮堂潔淨，而在心底那份靜氣，和對紙上乾坤的那點癡念。

一間塵封的偏房，因著這些書，便有了生氣；一堆舊書，因著有人來讀，字句便又活泛起來。我願守著這片蔭涼，讓書香伴著蟬鳴，慢慢滲進骨子裡去。

書裡乾坤大，讀時須帶點自己的思量。若只囫圇吞下，怕要做了書的奴僕，或是走馬觀花，終究所得無幾。夏日在老屋讀書，字字句句，嚼出些滋味，也照見些前路的光亮。

詩中品夏韻

陳虹

夏日讀詩，最是相宜。案頭攤開一卷，窗外蟬鳴如沸，竟不知是詩中的蟬，還是樹上的蟬，先入了耳。

向來以為，夏日之韻，全在一個「鬧」字。這「鬧」非市井之喧嚷，而是萬物競發之生機。讀楊萬里的"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頭"，便見那蜻蜓點水之態，輕盈靈動，似要從紙面躍出。而荷葉初展，青翠欲滴，竟叫人疑心指尖一觸，便要沾上幾分夏日的綠意。

午後的陽光最是潑辣。此時讀蘇軾"水光瀲灩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"，便覺西湖之水波光粼粼，直晃人眼。這光景裡，連書頁都曬得發燙，字裡行間似要蒸騰出熱氣來。偶有微風穿堂而過，翻動書頁，倒像是替人誦了一回詩。

夏日的雨來得急。方纔還是"鋤禾日當午"，轉眼便成"黑雲翻墨未遮山"。杜甫寫"隨風潛入夜，潤物細無聲"，那是春夜的雨；夏雨則不然，它總是先聲奪人，雷聲未至，風已撼樹。待讀到"卷地風來忽吹散"，窗外果真就雲開雨霽了。這般應和，令人莞爾。

傍晚時分，暑氣稍退。此時最宜讀王維的"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"。雖寫秋意，卻與夏日傍晚的清涼暗合。院中老槐樹上，知了仍在嘶鳴，卻已不似正午那般焦躁。偶有螢火蟲飛過，恰似詩中跳動的韻腳，明明滅滅。

夏夜納涼，不可無詩。李白的"危樓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"，正合仰望星空之趣。而"輕羅小扇撲流螢"，又分明是眼前景。扇底生風，帶起書頁輕響，與遠處蛙聲相應和。這般情境，縱使不諳詩律者，也會覺得胸中有詩意湧動。

最妙的是夜半驟雨。枕上聽雨讀詩，陸游的"夜闌臥聽風吹雨，鐵馬冰河入夢來"便格外真切。雨打芭蕉之聲，與詩中鐵馬金戈竟混作一處，分不清是詩入境，還是境入詩。待到雨歇，又有"七八個星天外，兩三點雨山前"的餘韻未絕。

夏日讀詩，不必正襟危坐。可臥竹榻，可倚槐蔭，甚至赤足踏在青石板上亦無妨。詩中的夏韻，不在格律平仄，而在與天地萬物的感應。當讀到會心處，忽覺詩中景物與眼前景致渾然一體，便是得了真趣。

這般讀法，詩不再是案頭擺設，而成了夏日的一部分。就像荷香、蟬鳴、雷雨一樣，詩也成了可以觸摸的夏韻。待秋來翻檢，書頁間或夾著一枚乾枯的槐葉，便又記起那個與詩相伴的夏天。

青青馬齒莧

宋小磊

天還沒有完全透亮，早市上已是人頭攢動，前來買菜購物的市民絡繹不絕。吆喝聲、討價聲此起彼伏，喧囂中升起熱騰騰的煙火氣，沉睡一夜的小城，從夢中甦醒了……

我在一位老婦人的地攤前買菜，她的菜很好吃，自留地種的，沒用過農藥化肥，吃不完就拿出來換錢。老婦人說話語速很慢而且和氣，嘴角總帶著慈祥的笑容，總能讓我想起我的姥姥。

買了紫洋蔥、綠茄子、西紅柿，還有胖乎乎的萵筍，車籃都有點裝不下了。掃碼結賬的功夫，她轉身從車座下掏出個綠色塑料袋，遞給我說：「老客戶了，送你

嘗個鮮。」原來是一把兒拴著紅繩的青嫩馬齒莧，莖葉肥厚飽滿，還沾著新鮮的泥土。不由得心生感激，童年記憶突然破土而出。

農家的孩子，從小就認識馬齒莧。在田埂旁、河溝裡、小路邊，甚至牆縫裡，到處都能看見它們的身影。「苦苦荳針如刺，馬齒葉亦繁。」馬齒莧生命力極強，只要有空間、有機會，它就「赴湯蹈火」的拚命生長，一堆堆，一片片的伏地而行。它耐旱耐澇，見露發棵，見雨滋茂。在夏日陽光的直射下，越是生機勃勃，莖紅葉綠，肥嫩青碧，水靈靈的。黃色的小花更是「給點陽光就燦爛」，沒有嬌艷的花瓣，沒有迷人的芬芳，依然高昂著小腦袋，頗有「苔花如米小，也學牡丹開」的氣魄。

看著手中鮮嫩的馬齒莧，忽然想起小時候聽過的那個神話故事。在遠古的時候，天上有10個太陽輪流轉，烤得萬物瀕臨死亡的邊緣。堯帝命令后羿射日，后羿射下十日之中的九日，僅剩下一日在天，慌亂中無處躲藏。善良的馬齒莧眼看這世界就要陷入無際的黑暗，讓僅剩的太陽藏在身下，躲過一劫。倖存的太陽為了報答馬齒莧的救命之恩，就許下諾言：「百草脫根皆死，爾離水土猶生。」從此以後無論多麼熱的天氣，太陽都曬不死馬齒莧，

馬齒莧成了生命力很強的曬不死的野草。

馬齒莧用途極廣，渾身都是寶，藥食俱佳。明朝李時珍把馬齒莧寫進《本草綱目·菜部》，稱其全草可入藥，主治痢疾、瘡瘍、熱腫等症，是咱老百姓隨時隨地都能採到的中草藥。馬齒莧富含維生素和鈣、鐵、硒等礦物質和營養元素，常食用能增強免疫力，民間親切的把馬齒莧叫做「長壽菜」。馬齒莧可鮮食，取馬齒莧鮮嫩莖葉，洗淨後炒食，或做成湯，或焯水後涼拌、燴鍋皆可，脆嫩微酸，鮮美可口。也可干食，取適量干品馬齒莧，與適量干豆角、茄子干、五花肉，一起烹製成紅燒肉，香味濃郁。或用來調餡，做成包子、餃子、餛飩、糕點等佳餚，一樣的美味。

馬齒莧是那樣默默無聞，無論是在太陽下暴曬，還是在風雨中飄搖，都能保持昂揚，心裡永遠充滿樂觀和希冀。當需要付出的時候，隨時奉獻所有，一個人想著別人比自己多一些，那她的心中一定充滿了快樂。

這就是馬齒莧，我們身邊極不起眼的「小精靈」。它看起來如此渺小柔軟，柔軟的枝，柔軟的葉，柔軟的心。在她平凡的生命裡，正因柔軟而有力量，因柔軟而永恆。

悠悠寸草心，青青馬齒莧。

文藝副刊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宓月

603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家鄉風物（組章）

青樹翠蔓，在某年某月

與你相遇。大湖更想忘卻，那滴露珠，昨夜如何奮力爬上草尖，今晨憑著太陽，閃耀著不屬於自己的光。

大湖有水，能帶走它。如同時光，能帶走野菊花的芬芳，連躲藏在籬笆深處的一朵朵細微的春天，一併帶走。

大湖想將一切忘卻。它想無恨無愛，安靜地悠然世外。我不經意的發現，為時已晚。這是一種注定的相遇。

喧囂之外的大湖。渡口暮色蒼茫，濕地白鷺翩飛，宿鳥翔集，清風下落不明。大湖的山野風骨，雲低低清心怡神，水澹澹濯塵蕩垢。今夜水湄無夢，月光穿越漿聲，將半生漂泊的身影撫慰，寵辱偕忘。

大湖，大湖山連著山，風雲激盪且煙色四攏。空迎著空，清風朗月含終生悲歡。水接著水，深淺靜美亦滄海桑田。

大安石寨

石寨大門開闢，一千四百年滄桑，撞入眼簾。

那一刻，我聽見蒼老的城，沉默地訴說著，和我一樣的起承轉合，因緣聚散。唐朝武德三年的河流，被月光養育。城中走出的文人逸士，白衣卿相，他們在彼岸的異鄉，抬眼望鄉愁如煙舒捲。月色暈染庭前，花開花落，他們回家的路，被青苔覆蓋，被草木阻擋。他們是石寨的血液，一代代一茬茬日夜流淌。他們牽扯的生命終將脫竅而去，從空中來，再回到空中去，溫潤的深情的老寨留置世間。

石寨蒼蒼老去，老得泰然自若，老得胸腔裡只剩下空蕩。土牆灰瓦，石門青磚，目

睹了多少生命在功名利祿中兵荒馬亂，潛藏了多少的活色生香，竟也無人知曉。

清風穿過斷壁殘垣，老寨與時光僵持，軒窗裡，不再有春顏梳妝，殘燈無光照青苔，亂蓬深處江湖遠。那些離開故里的人，山長水遠，月下竟無夢相托。

哪一劫，曾居住于此寨？輕輕推開一扇門，煙火俗世的熱烈和清歡恍若隔世，都消散了。

埔隴宮聽錯

錯就錯了。埔隴宮在口口相傳中，成就一段會心的錯。

小小宮殿靜靜佇立，承載著芸芸眾生無邊無際的願。

拈心香一柱，只許一個凡塵俗世間最普通的願，願來生，別再錯過。

宋溪泗渡

日暮時，吃了雲影天光的宋溪水，讓無鄉可歸的人，恍惚間與鄉合體，動容于這一切盛美大片大片呈現，即將落盡，並消失于虛空中。

老橋有八孔，孔孔皆空。

古渡口遺落的那年，十二月的蘆葦，曳著染塵的色身，飄落在日夜流淌的宋溪上，關於生命終極之境，不著一字盡然陳述。

夜上飛瓦寺

片片傳說中飛來的瓦，于千嶂靈岫間，終疊砌成寺，雲斂冷月梵樓，竹葉鳴亮山間歲月。蓮花山之巔，陽光穿雲出，雲海破月來。

半夜裡，煙雨若有無，在手電筒的光柱

中無所遁跡。山路濕滑崎嶇，攔不住已經起飛的夢想，腳步誠惶誠恐，向著幽幽黑森林野路探索攀爬，疲憊與汗水在臉上狼籍。

煙雨消散，追雲的旅人，染一身空濛月色。

你是清晨裡出現的那束嵐光，端坐在雲中央。

長風四攏，遠闊的雲海在山巔生起，漂移的白蓮次第盛放。

在蓮花巔峰之上，在雲海之間，在最貼近你的地方，攬雲入懷，

為你起舞，再起舞，我攜裏世間萬事萬物和浩蕩山河起舞，那是我一個人在世間的驕傲遊蕩，每一寸震顫都在問你，可願與我，共舞一生的憂傷？

你一直端坐茫茫雲海之上，緘默清朗。

掃帚尾

此地有石，狀如掃帚，想是天庭仙人駕馭著它，看到大地震動，飛沙走石，便將掃帚擱置在這裡，定住了滾滾下落的岩石，永遠守護著這片海域。每三滴水，匯成海。斑駁的石牆靜靜與大海對視。風來來往往，遁身在這裡，偶爾嗚咽，如憂傷蔓延。

大山裡走出的女孩，追隨著故鄉石拱橋下，那彎彎小河的走向，不得而知。那熟悉的清凜與清澈，只屬於心靈深處的故鄉。

此生，走走尋尋。在他鄉里覓故鄉，回到故鄉，仍然尋找著故鄉。

智者說，時間、空間是不存在的。那走失在時間裡的自己，為何回不去？心外尋心，終不可得。

抽身而去，讀這天地詩章，從起伏，奮進，退卻，不甘，妥協，是昂揚與激越，是洶湧與平靜，是芸芸眾生的跌跌撞撞。它洞察了世間一切的答案，卻不動聲色。

琴音浸過潮水，為海鳴響。抬眼望浮雲蕩漾明滅，遠方，是藍與藍將海和天開合，終結的悲傷與起始的快樂融為一體。

掃帚尾四下無人，我們的生，與海風一樣輕。不問善，不問惡，不需要愛，更不需要恨，我們漸漸離塵遠，離心近。